

皖北大地

苗秀侠◎著

深度关注“三农”，

展现新型农民风采，唱响现代大农业赞歌

直面中国当下乡村，

抒写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精神皈依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W A N B E I · D A D I

皖北大地

苗秀侠◎著

时代出版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皖北大地/苗秀侠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396-5948-0

I. ①皖… II. ①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200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书名题字: 吴 雪

责任编辑: 姜婧婧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 64456946

开本: 710 × 1010 1/16 印张: 27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一

内心的冲突和忧伤

——读苗秀侠长篇小说《皖北大地》有感

苗秀侠的家乡在安徽,我的家乡在河南。这样一说,好像我们相距很远。其实她的出生地太和县,和我的出生地沈丘县,两县水连水,地连地,南北有几十里长的连接线。在老家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堂叔,对太和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地方北边是黄河,南边是淮河,被称为黄淮海大平原。据说在远古时代,这里是一片浩浩茫茫的泽国,只生长波浪和鱼龙。自从出现了冲积平原,并形成了陆地,人类才开始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土地上生长树木、花草、荆棘,生长小麦、大豆、高粱、玉米、红薯等庄稼,同时也生长文化。土地虽平,日子难平,意难平。有史记载以来,因这里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是中原战略要地,历来为兵家和官家必争之地。除了外寇入侵,内战纷扰,土匪抢掠,动乱劫难,这里的自然灾害也很频繁,洪水、大旱、蝗虫、瘟疫等不时袭来,以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风刀霜剑严相逼”,曾饱尝折磨,备受苦难。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经受磨难的过程,造就了黄淮海平原人愈挫愈勇、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并积淀形成了此地人民包容、皮实、勤劳、耐苦、不屈、倔强的文化性格。

有没有作家写过这里的人物和文化呢?有的。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一位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所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大地》,就是取材于这块土地上的现实生活。塑造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就是以这里的农民形象为原型。笼罩整部作品的文化,就是以黄淮地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小说以王龙、阿兰夫妇的家庭生活为主要线索,从农民与土地不可割舍的紧密关系为视角,写了“中国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在赛珍珠之前,看到的美国文学作

品中,中国人“总是拖发辫,缠小脚,挂鼻涕,佝偻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总离不了盗窃、强奸、暗杀、毒谋等等让人看了毛骨悚然的举动”。在《大地》中,中国人这一负面形象被彻底扭转,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跨越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鸿沟。小说1931年问世,1938年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称,赛珍珠女士以史诗般的描述,塑造了一系列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形象,通过具有高超艺术品质的文学著作,使西方世界对于人类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

在《大地》出版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同为女作家的苗秀侠,写出了长篇小说《皖北大地》。我无意把两部书名都带有“大地”的作品相比,但实在说来,两部作品确有相通的地方。《皖北大地》也是取材于黄淮海平原的现实生活,也是从农民和土地关系的角度,书写中国农民的命运。小说以农瓦房和安玉枫两代农民以及他们的情感生活为主线,概括了当下乡村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的发展变化,写出了商业大潮中土地收入的微薄带给农民的困惑,再现了传统农业在冷峻现实中风雨飘摇的过程,深刻描绘了农民对土地从热爱到怀疑再到忧伤的复杂感情。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塑造了以安玉枫和杨二香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形象,他们站在时代的高度,视野开阔,思维敏捷,以科技的力量和先进的管理,创造了现代的大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效应。

两部作品的不同在于,虽说都写了“大地”,虽说“大地”还是那块“大地”,“大地”在整个地球上的定位并未改变,但斗转星移,时代变了。时代有着很强的改变力和塑造力,时代一变,“大地”上的故事随之发生改变。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人的“天朝上国”之梦,同时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冲击。冲击波波及乡下,也使乡村文化受到挑战。赛珍珠所写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故事。而苗秀侠的笔下,呈现的是发生在当代的故事。随着中国主动打开国门,实行全方位改革开放,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极为罕见。在这种史诗般的变化中,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农民的文化自信有着相当严峻的考验。苗秀侠直

面当下，所写的生活更丰富，人物更多样，变化也更剧烈。归结起来，如果说赛珍珠写的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苗秀侠所写的则是中国人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土地文化的自信。

更主要的不同是，赛珍珠作为一个外国作家看中国，她是由外而内。而苗秀侠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又长期在安徽宿州挂职深入生活，她的写作是从熟悉的生活出发，从个人出发，从内心出发，倾听的是内心的呼唤，凝视的是心灵的景观。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不变的是人们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小说家要建设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心灵世界，必然要关注人们心底的波澜和长歌一样忧伤。外部世界越是跌宕起伏，反映在人们内心的冲突越是强烈，带来的忧伤越是深远。苗秀侠笔下的一系列人物，都是在内心的冲突和忧伤中站立起来的，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新的文学形象画廊。

还有，苗秀侠的小说语言也值得称道。尽管赛珍珠三个月大时就被到中国传教的双亲带到中国，在汉语环境中长大，并使用中文、英文双语写作，但她对中国的语言，特别是一些地方语言，很难说得上熟悉。苗秀侠就不同了，汉语是她的身份符号，甚至是她的呼吸，方言更是她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这使得她具有用一方语言讲一方故事的独特优势。因我的家乡和苗秀侠的家乡处在同一个地域文化元，读她的小说让我觉得格外亲切和会心，并唤起不少方言的记忆。“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表达的何尝不是语言的力量呢！

刘庆邦

2016年12月15日于北京和平里

（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政协委员。）

序二

文学与“农治”

——略论苗秀侠近年长篇小说创作

《谷梁传》中记载“农”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义则为不迁徙的国族。“农”自古以来就是安土重迁、开荒种地之民。在传统农耕文明中，中国的农作为“士农工商”结构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担着固定的经济身份和文化伦理价值。然而，当中国社会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的时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现代行政制度风流云散。“巧心劳手成器物”的工，被大机器生产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业大行其道，此时开荒种地的农也被迫终结了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农民日渐脱离土地，以筋肉劳动大军的身份在国土上迁徙，寻找工作机会。此时，中国传统四民结构最终趋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进步”中以极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样态。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因为群体数量庞大，居住面积广大，他们往往成为变革对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对象。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6年又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一号文件”已经成为国家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农耕文明象征性符码——农民如何现代化是从传统进入现代最为根本性的问题，由此农民变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艰难性也前所未有的。这种变革让中国农民的身份、经济地位、文化伦理价值等等都产生了质变，而文学所关注的是在这种质变过程中，农民作为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文化经验表达，农民作为个体的精神情感状态与特征。作家

在新的“人”的层面,或者说在现代人的层面重新打量中国农民,摹写他们在文明转型中的心路历程,从而赋予中国农民深度的人性内涵和文学性观照。

苗秀侠近年创作重心在于对改革三十年中国农村变迁的叙述,对于农民生活变化的描写以及对于农民新的情感特质的描述。三部长篇《农民的眼睛》《农民工》《皖北大地》体现出作家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切关注与思考。2011年出版的《农民工》是市场经济大潮下,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创业的一部信史。所谓“信史”是指这部作品扎根于安徽北部农村的现实生存,真实再现了淳朴农民走出乡土之后,在城市化建设中遭遇的种种磨难,这些农民工的遭遇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社会主流人群的遭遇。当现代城市展示现代性和后现代时尚文化对于启蒙价值的解构时,占人口大半的中国农民却生活在一个缺失启蒙理性、科学知识、专门技能和人性关怀的时空维度中。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种冷漠、逼仄甚至荒凉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农民靠着他们世俗的智慧、坚忍的意志和超人的吃苦耐劳,从贫困、简陋和粗暴中走向富裕、复杂和温厚,当然也存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暴力、贪婪和血腥。《农民工》这一类农村题材小说摹写了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伦理的有效性,用“仁义礼智信”这种日渐被稀释和遗忘的价值和意义去润泽现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品性。小说主人公张如意正是千万个希望过上好日子的正派中国农民的典型,小说更多保留了皖北农民特有的干劲和闯劲,生动地还原了“包工头”这一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色人物。而通过承包城市基础工程发家的中国农民以后该如何走?这个问题其实在长篇《皖北大地》中找到了答案。2014年出版的长篇《农民的眼睛》更多从民间化角度来讲述农民个体的生活状态,小说运用了更多方言俗语,尤其是人名、地名和各种农村特有物件都体现出浓郁的“农”味儿和“土”味儿。这些整体上既关联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农事和村事,乡野土语中显露农民的朴实憨厚,农人小景中表现农民的仁义豁达,这些写法无疑是作者有意识的一种文化伦理观照。农业文明在日渐式微的过程中,那抹回光返照的夕阳依然折射出这种文化的伦理光辉。这部长篇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农耕文化式微中的温暖与期待。《皖北大地》则是面对文明转型的一种正面回应。农民从土地上出走,又主动回归土

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画圈行为,而是在巨大文明转型过程中,以中国农民独特的韧性和智慧去弥合两种文明样态转换过程中的断裂,尤其试图缓解和治愈精神、情感和价值观念断裂所造成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赋予各类出走的“农民工”不同的人生经历,然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对于乡村和土地的爱。在这种爱的支撑下,守望乡土的老少农民、返乡的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一起开始了对中国农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改造——土地流转、集约经营、生态化农业等等,当现代社会的资本、技术、科技知识和契约观念真正进入中国乡土社会之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进入良性发展。

这三部长篇关注的是中国农民不同层面的现状,也显示出作者对于农民问题递进式的思考和追问。《农民工》着眼于农民从乡土到城市,重在谋求经济地位的变化。《农民的眼睛》用平等的视点去观察现在时的村人村事,重在农村伦理风俗意义的呈现。《皖北大地》则表现出中国农民对于自己主体性价值意义的追求。从这个长篇所描写的返乡农民企业家来看,他们最看重的不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金钱,反而是在经历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伦理价值有了新的反思和回归,这种反思和回归带来的是行动——他们主动地重拾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且在现代资本、科技和知识的支持下,身体力行地践行曾经抛弃的传统伦理文化,例如仁义的品性、利他的行为、人性人情之美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回归对于土地的有效性的使用。作为虚构性的小说创作,在处理现实的时候,无疑会加上很多理想化色彩。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已然开始,没有回头路可走,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是否真的具有实效性,当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却无疑会给当下中国乡土的价值伦理建设带来深刻的启示。

中国农民自从传统四民结构被打破之后,近代百年历史中,他们无疑都是苦难的、贫穷的、低微如尘芥般的存在。在整体的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劳力和农业税收为中国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撑,然而农民却在乡村衰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日渐沦落为没有身份尊严的沉默群体。在文学中,路遥笔下那种极力挣脱农民身份的农民,贾平凹笔下蒙昧而乡愿的农民,底层

文学群体性事件中粗俗、野蛮而暴力的农民……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对于农民自身主体性身份的质疑与思考。对于世代深深植根于土地的农民来说,在新型社会样态下该怎样确立自己的主体性身份?苗秀侠的创作散发着浓郁的皖北地域气息,农村、农事和农民是她最为关注的叙事内容。她的系列长篇小说创作丰富和内化了对于“三农”题材的文学性表达。她的小说叙事擅长感性经验的质朴表达,人物在情感和精神层面显示出一种土生土长的顽强和坚韧。在新作《皖北大地》中,作家无疑试图重新建构中国现代农民的主体性,期待这些曾经低到尘埃里的大多数“沉默者”能够获得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尊严。

皖北大地人文丰厚,孕育了老庄文化、建安文学和医圣华佗,同时在政治格局上也曾开国建制,不乏众多出将入相的人物,这里曾经是淝水之战、垓下之战和淮海战役的战场,历史烟云在这片土地上聚拢又消散。由此,作为皖北大地的文学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和这块土地上的传统人脉与文脉有着暗合与勾连,从而在更深的历史时空中去理解当下的皖北和皖北大地上的人性。从小说文本叙述对象农民和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关系来说,现代社会的启蒙理性无疑也是中国农民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支撑。在高科技和工具理性的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时代情境中,皖北大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无疑会有着更为多元的现实生存路径,同时也会在更为多义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中选择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

庄子在两千多年前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汉书 艺文志》也认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而儒家文艺观则强调“兴观群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也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提出小说“熏、浸、刺、提”说。更不用说鲁迅弃医从文,致力于文学对国民性之改造。当文学以当下中国数量最大的农民群体为叙事对象的时候,文学无法不与“群治”发生必然的关系。尤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作为“民”的一种,必须真正完成自身的现代身份认同,在精神情感和文化伦理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现代人格,从而在现代国族意义上重新

阐释中国农民的国民性。当下一批对于中国乡土有着同情之理解的作家，着力于中国的“三农”叙事，已经取得相当大的创作实绩。苗秀侠近年的创作无疑具有相当深远的现实意义：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中国的“农治”，以小说的村言野语表达乡土的沉默之声，以文本的信史传达作家的人道情怀和人文观照。

郭艳

2017年1月6日

（郭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著名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

目 录

001 / 序一:内心的冲突和忧伤 刘庆邦

004 / 序二:文学与“农治” 郭 艳

上 部

003 / 第 一 章 农瓦房遭遇老尾巴

010 / 第 二 章 安大营

019 / 第 三 章 瓦房娘把农瓦房生在了地里

027 / 第 四 章 彩芹

038 / 第 五 章 安玉枫撵爹

047 / 第 六 章 安玉枫去看安云礼

053 / 第 七 章 屋角拾破烂拾个媳妇

058 / 第 八 章 你光修条路管啥用

066 / 第 九 章 在深城做小工

074 / 第 十 章 农瓦房在淮河边种地

085 / 第十一章 贴花

091 / 第十二章 安玉枫绝对想跟温晓莉好好过日子

102 / 第十三章 安玉枫用大脚板子把家乡量一遍

111 / 第十四章 安玉椿截访

117 / 第十五章 农瓦房把麦季弄出花样来了

125 / 第十六章 农瓦房最后的贴花生涯

137 / 第十七章 老尾巴有过两次想死的心

下 部

- 145 / 第 一 章 安玉枫回到安大营
- 155 / 第 二 章 安玉枫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 168 / 第 三 章 农瓦房回到农瓦房
- 177 / 第 四 章 安玉枫把农瓦房蹂躏下了
- 182 / 第 五 章 安玉枫踢好了头三脚
- 196 / 第 六 章 农瓦房搬兵
- 208 / 第 七 章 安玉椿的“堂审会”
- 219 / 第 八 章 第一个汛期
- 230 / 第 九 章 农瓦房去找李文化
- 249 / 第 十 章 安玉枫遇见杨二香
- 267 / 第十一章 香香面业的前世今生
- 277 / 第十二章 我一生欠着一个人的债
- 293 / 第十三章 安玉椿的脑子被彻底搞乱了
- 309 / 第十四章 安云礼指挥了一场战役
- 321 / 第十五章 农瓦房去小龙河湾里大哭一场
- 331 / 第十六章 牙摔掉不要紧，人要爬起来
- 336 / 第十七章 寻找姓黑的粮食
- 351 / 第十八章 这是一场什么战役
- 376 / 第十九章 得把这片地弄喧乎了
- 388 / 第二十章 这是一片喧乎地

尾 声

- 401 / 第 一 章 安玉枫用脚在雪地上写字
- 414 / 第 二 章 安玉椿一天连着看了三个人



上部



第一章 农瓦房遭遇老尾巴

吧唧一声,农瓦房把自己摔倒在老尾巴的脚跟前时,他和老尾巴两人,都吃了一惊。

事实上,农瓦房从南城扒运煤的火车,摔下来的第一现场,并不在小龙河湾。铁道线离小龙河湾好几里路呢。当他随着一块焦炭,被野马样的火车甩出去,吧唧一声摔个嘴啃泥时,并没被人发现。那一段铁路线像个无人区,摔个猫摔个狗包括摔下个人,跟摔块煤炭没啥两样。从火车上摔下来的农瓦房,嘴啃泥趴了一会儿,拼着最后的力气,爬起来,顺着铁路线朝前走。被老尾巴发现时,农瓦房已经离开铁道线,连滚带爬地在小龙河湾里摸索小半天了。然后,他身子朝前一扑,来了个第二摔,嘴巴差点啃住了老尾巴的鞋帮子。

老尾巴正在小龙河湾里走路。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他喜欢看着天边走。无论从哪个方向,他的目光总是直逼天边。只有看着天边,他才明确感知他生活在大地上,而且没有虚度光阴。

“我哩个乖乖哎,你是死的还是活的?”老尾巴惊慌地看着脚边一身泥水的农瓦房,大声咋呼起来。农瓦房头发、胡子都有尺把长,嘴边也粘着泥糊子,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儿。老尾巴一把年纪了,尽管早已对世事处变不惊,但面对像死尸一样的农瓦房,他还是不由得叫出了声。他这样咋呼也是给自己壮胆,更主要的,他不想他的地盘上出现一个死人。在这片自由的、坑坑洼洼的小龙河湾里,他占河滩为王、当小龙河龙主很多年,如果出现一个死人,今后他心里不就硌硬了?

农瓦房努力地动了几下嘴巴,示意他还活着。老尾巴又咋呼起来:“你没死就别装死,赶快起来,躺在泥窝子里就恁舒坦?”

“龟孙愿意躺在泥窝子里!”快死的农瓦房还嘴硬,“俺爷,你快拉我起来呀。你不拉,我可不就躺在泥窝子里吗?”

“你个龟孙,死到临头了,你咋还骂人呢?”老尾巴立刻跟着骂起来。他已经有许多天没跟人斗过嘴、骂过架了。以前,挎着粪箕子拾粪的老财迷,常到他这里瞎侃、骂架,老财迷现在归西了,没人来找他骂架了,他心里不知空成什么样子呢,都没法形容。这个“死人”,却“死”在他地界上,来跟他斗嘴了。

“俺哩爷,俺啥都不骂了,你骂俺过过瘾吧。你把俺扶你屋里去,搁屋里好好骂。”农瓦房服软了。

“你别叫我爷,我看你也不小了,叫我爷就把我叫老、叫死了。我也不占你便宜。”老尾巴说着,弯下腰,掐起农瓦房的胳肢窝,把他扶坐起来,然后蹲下身,背对着农瓦房,“试试,朝我背上趴,背你回屋。”

结果农瓦房根本没有一丝的力气朝他背上趴,身上的那点力气,刚才说话时用光了,农瓦房连哼的劲儿都没了。老尾巴只得反身把他掐站起来,在农瓦房像面条一样将要软在地上时,老尾巴用背朝他肚子上一拱,旋即蹲下身,农瓦房就软在他背上了。

老尾巴踩着小龙河湾里的泥巴地,深一脚浅一脚地把农瓦房背进屋。农瓦房并不重,别看一身破衣裳把他穿得很肿的样儿。把农瓦房放在沙发上,老尾巴先朝他嘴里灌了几口白开水。农瓦房吧唧着嘴,又活过来了:“俺哩爷……大叔,你咋能把躺在泥窝子里的俺背起来了?”

“这有啥,俺喂的一头驴,每回耍懒,俺都是这样背它回家哩。”

农瓦房不敢还嘴了,他知道他不是这老头的对手。当务之急是活命,其他不多说。他得哄着老头把他的命救回来。此刻他觉得已经还了点阳气,但仍头痛欲裂,嗓子眼里在朝外冒火,浑身上下没一丝力气,就像这身子不是他自个儿的,是别人的。

“你个龟孙,瞧把我沙发弄腌臢成啥样了?”老尾巴骂骂咧咧,却并没有